

· 人物传记 ·

人民·联盟文库

HUSHI ZHUAN

胡适传

少年时代的胡适，真可以说是孔夫子的一名忠实虔诚的小信徒。胡适在家塾里读的书，也多是宣扬孔子孟子思想的儒家典籍。九年的家乡教育，熟读了这许多经史典籍，打下了较系统的旧文化的基础。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

“数祖国故” 打下了较系统的旧文化的基础。留美期间，他统尊孔祭圣的丑剧。回国以后，置身在新孔崇儒，而以打孔家店的战士姿态，出现

易竹贤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胡适传

易竹贤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适传/易竹贤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人民·联盟文库)

ISBN 978-7-01-012519-0

I. ①胡… II. ①易… III. ①胡适 (1891~1962) —传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2339 号

胡适传

HUSHI ZHUAN

易竹贤 著

责任编辑: 刘道清 祝祚钦 王 欣

封面设计: 曹 春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 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45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2519-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人民出版社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是我们党和国家创建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几十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与脚步，他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出版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秀出版物，为丰富人民群众的学习、文化需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环境、地域及发行渠道等诸多原因，许多精品图书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为了有效地利用和二次开发全国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优秀出版资源，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也为了提升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的整体形象，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决定，在全国各成员社已出版的数十万个品种中，精心筛选出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前沿性及可读性的优秀图书，辑编成《人民·联盟文库》，分批分次陆续出版，以飨读者。

《人民·联盟文库》的编选原则：1. 充分体现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术水平和出版风格；2. 展示出各地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特色；3. 图书主题应是民族的，而不是地区性的；4. 注重市场价值，

要为读者所喜爱；5. 译著要具有经典性或重要影响；6. 内容不受时间变化之影响，可供读者长期阅读和收藏。基于上述原则，《人民·联盟文库》未收入以下图书：1. 套书、丛书类图书；2. 偏重于地方的政治类、经济类图书；3. 旅游、休闲、生活类图书；4. 个人的文集、年谱；5. 工具书、辞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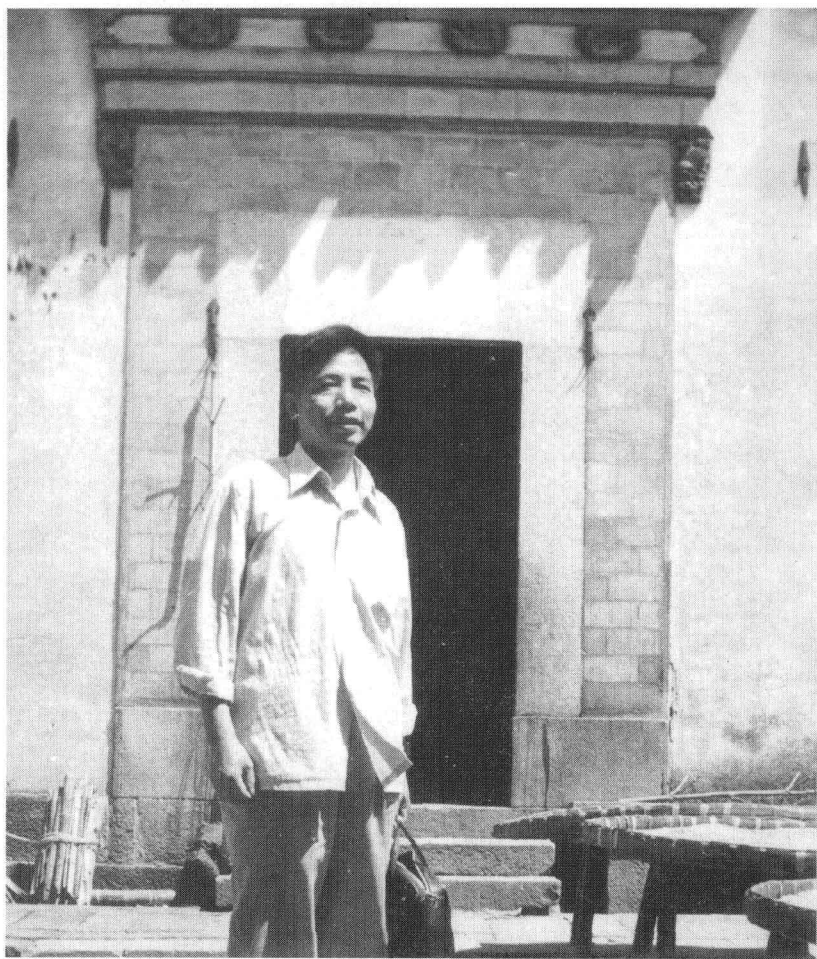
《人民·联盟文库》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物、译著六大类。由于所选原书出版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版单位，在封面、开本、版式、材料、装帧设计等方面都不尽一致，我们此次编选，为便宜读者阅读，全部予以统一，并在封面上以颜色作不同类别的区分，以利读者的选购。

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委托人民出版社具体操作《人民·联盟文库》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所选图书出版采用联合署名的方式，即人民出版社与原书所属出版社共同署名，版权仍归原出版单位。《人民·联盟文库》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成员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部分专家学者及发行界行家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人民·联盟文库》编辑委员会



(胡适 1960 年)



本书作者于 1985 年 6 月访问绩溪上庄，在胡适故居前留影（颜振吾摄）

题 辞

哲 人 其 萎，
业 绩 存 兹。
图 文 志 传，
后 辈 怀 思。

2004年5月20日题《胡适传》第4版

三 版 序



《胡适传》修订三版封面（1998年9月）

《胡适传》印行第三版的时候，正处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21 世纪即将来临的年代。20 世纪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世纪：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生产力巨大规模的提高，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将罪恶的殖民主义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以及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失败和自由、民主、和平的胜利，经历 70 余年的前苏联极权主义迅速冰消瓦解，都前空千古，令世人惊叹不已。当人们跨向 21 世纪的时候，和平、民主、自由、发展已经成

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尝记孙中山先生有言：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展望 21 世纪的中国，人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将

汇入这和平、民主、自由、发展的世界大潮，为人类做出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所应有的贡献。

一生致力于和平、民主、自由、发展的胡适先生，近十余年来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关注和欢迎，绝不是偶然的。胡适研究在中国大陆也似乎有逐步成为显学的趋势。陆续出版的胡适传记，我所见到的便有：

胡 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6.

沈 寂：《时代碣鉴》，重庆出版社，1996.3.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7.

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10.

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2.

章 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8.

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12.

沈卫威：《胡适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10.

白吉庵：《胡适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5.

加上笔者的这一本，已有10部之多，在中国甚或在世界的学者名人中大约亦不多见。胡适本人的著作也有多种重印，《胡适全集》正着手编辑，研究胡适的论文著作也时有刊发版行。由此更令人信服：历史既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

回想20年前，我读着从学校图书馆“提存书库”蛛网尘封中翻捡出来的十数种胡适著作，修改先师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并着手撰写《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一文，犹不免如履薄冰之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奔涌，“实事求是”方针重新确立并不断深入人心，学术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较之10年前、20年前，胡适研究有了相当可喜的成绩，上述10种胡适传记的问世并受到学界和读者的欢迎，便是明证。

诚如王信编审所言，这些传记的出版，“表明学术界对胡适研究向全面、丰富、完整方面的努力和历史深度的追求”；而且，“像胡适这样在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有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人物，传记和评传是可以

出版不止一种的，后来者只要有所前进，有所增添，有所开拓，就是值得出版的，也会为学术界所欢迎的。”（见胡明《胡适传论》卷末附录“专家推荐意见二则”）然而有位研究员却要抹煞以前出版的所有胡适传记作品，说它们“大都质量平平，水准不高，并同项重复，在新文化运动几个小圈子里打转，对胡适的评鹭也缺乏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同前）。这里我要为上述几种传记的作者朋友说几句公道话，据我读过他们的书的印象，虽然也各有缺点和不足，比如确有某种“同项重复”之处，这大约也是写同一传主的传记所难免的；但也都各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每种都给我以启迪。这几种书的作者都力图对胡适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而且大多叙评涉及胡适的家庭、婚恋、学习、新文化运动、文学、哲学、教育和学术事业、思想、政论和政治、外交、翻译等诸多方面，似乎没有一本如某研究员所指责的那样只“在新文化运动几个小圈子里打转”的。方今胡适研究力量尚比较单薄，阵势也不够齐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确实还不多。这就需要学术界、评论界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也需要中肯的指摘缺点和正确的批评引导。某研究员也许并未读过这几种胡适传记，而公然全都加以抹煞，这种评论之风，我以为是不足为训的，对于胡适研究及一切学术研究的发展也是没有好处的。

说到对胡适评鹭的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我想现在国内的研究者们大多有此心愿，而具体掌握方面却也可能存在一些歧异。这就需要讨论或争鸣。改革开放至于今日，仍然顽固坚持庸俗社会学，以单一的政治评价模式来简单地公开否定胡适的人，大概不会多了。但是妨碍客观、公正地评价胡适的因素也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大约有两种。一是跳不出沿袭多年的庸俗社会学的陈见，如在文化领域及文学与学术领域划分所谓“左、中、右”，视胡适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强的部门，抱这种陈见的人可能还不少；而在文艺学术领域则是影响残留。如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

中，胡适的形象几乎丑化。这本《胡适传》初版虽然摒弃了单一政治评价模式，而代之以多层面文化评价模式，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所谓“右翼”陈见的影响。初版《前记》中说：“作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一个倡导者，胡适在‘五四’时期确实有过进步的和革命的作用。他与陈独秀齐名，成了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人称为‘陈胡’。”这样的评价与“右翼”的说法显然是矛盾的，前者方才符合当时运动的实际情况，后者则属庸俗社会学陈见，修订版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改动。其他有关胡适的论著或传记，有的也不免这种陈见的影响。几十年的批判禁锢，几十年的主流话语，要走出它的阴影，谈何容易！二是情绪化，以主观情感遮掩以致代替客观的历史真实。比如段祺瑞拼凑的“善后会议”，原是与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胡适对它本来也“有许多怀疑之点”，却竟不顾友朋和舆论的劝阻，贸然要去“试他一试”；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对劲方声明退出，“总算是从泥淖中抽身逃脱”，明显是他生平行状中的一个劣迹。稍后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致胡适信（1927.2.2），曾将他“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与“首唱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相对举，也明显是将前二者视为污点。而有的论者却曲为赞美之辞，说胡适“奋不顾身敢跳泥潭、敢闯畏途的勇气与识力，他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憨态与傻气，又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这跳泥潭的勇气与傻气中还“蕴孕”什么“不少精金美玉”，还将“透露出独特光辉”，并使“他的思想先行者形象”“益发高大，益发厚重”。这就奇怪了，既为“跳泥潭”，连胡适自己也不得不“从泥淖中抽身逃脱”的举动，何以又来“不少精金美玉”？跳进泥淖的形象有什么“光辉”？算什么“先行者”？何以“高大”“厚重”？这样的赞美，实际上已完全脱离客观历史的真实进程，而将胡适抽象化和情绪化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胡适“逛窑子”的问题，有的论者定要为胡适辩解掩饰，说他只是吃花酒、打茶围、打牌，不是嫖妓女，“类似”时

下到酒吧歌厅召唤几个“陪酒女郎”而已。这么一个“类似”，便把胡适自己视为“人类大耻”、“人道大恶”、“社会大罪”的逛窑子说得轻飘飘的了。其实两者的区别很大。时下的“陪酒女郎”中确也有少数暗娼，但这少数暗娼的行径却是非法的；而一般的“陪酒女郎”，与旧社会公开登记挂牌应召的“妓女”是根本不同的，时下的“酒吧歌厅”与往日的“窑子”也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混同呢？所谓“吃花酒”的“花”即指妓女，即为“嫖”之一端，并非一般的如时下到酒吧去喝酒。被胡适评为“嫖界指南”的《九尾龟》一书，其中所叙狎妓（即嫖妓女）行径，十之七八即是“叫局”、“吃花酒”、“打茶围”、“打牌”诸事。1914年6月30日，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有“提倡禁嫖”之论，曾将自己在上海“叫局吃酒”列为“嫖”的惟一例证，并说“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但胡适有“容易沉溺的弱点”，“若有嗜好，必然沉溺很深”，1922年10月在济南，1925年9月在武汉，仍有狎邪之游，《胡适的日记》中记载的自然也只是“看看”、“逛窑子”之类。1926年初，胡适竟还带他的旧友根内特（Lewis Gannett）去上海的两家妓院，“叫他看看中国情形”；根氏于3月5日寄信严厉批评胡适，并劝他“离开”上海这个瘟疫之地，否则将会一事无成。胡适很受感动，认为“这种朋友很不易得”，复信根氏，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又把根氏的原信贴在日记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可见胡适的“沉溺”是相当深的，但他改过的决心也是很大的，这种责己自省的态度和精神才是值得称赞的。胡适曾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替胡适遮掩或辩解他自己承认并决心改正的错误，而将他打扮成什么“圣人”。

至于笔者的这本《胡适传》，自然也属于“质量平平，水准不高”之列。而初版、再版各印一万册，以每册二至三人读过计算，至少也

得到四五万个读者的关注与欢迎，国内外几十家刊物报纸发表的评论介绍，也表明中外学界朋友的关心和评价，亦聊足自慰了。这次的第三版，只改正几处排印错误，添了几条注文，增印几幅插图，错误和缺点仍所难免，仍祈读者和方家指正。

1997年11月8日作者记

修订版序

《胡适传》出版已经七年多了。犹记 1987 年 4 月，一万部精装本《胡适传》已整整齐齐、静静地躺在了书库里，却不得与广大读者见面。几经周折，终于这年 10 月 21 日获准发行。至年底 2 个月零 10 天便销售一空。反响也颇为强烈，有北京、香港、澳门、台北、纽约等地共 40 余家中外报刊发表评论或介绍文字。现中国大陆出版的胡适传记，我所见到的已有五本；胡适著作也有多种重印，且不断有研究胡适的论著问世。这就说明，“胡适”这个名字在读者中还是有影响的，受欢迎的。

正如本书初版《前记》所说，现在海内外对胡适的评价，通过逐步讨论交流，正在“逐步接近”，多次有关胡适的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者聚晤交谈的融洽气氛和友谊，便是明证。诚然，数十年的分离与阻隔，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见仁见智，亦在所难免。而随着海峡两岸及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展，学者们互相切磋，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胡适研究定会有更深入的发展，更丰硕的收获。

胡适曾经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和著作，在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有过巨大影响。这是一笔迄今仍值得研究和借鉴的重要遗产。应该高兴的是，较之七年前，胡适研究已有相当成绩。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人，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前景无可限量。同他们一起论胡

适，谈学术，获益良多，尤使我觉得似乎也年轻几许。数年来与台湾友人陈宏正先生通讯，晤谈，多获助益，并承他惠赠台版胡适著作多种，更增添研究的兴味与方便。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吕实强先生曾撰专册评论本书，于我亦多有启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看过本书，也曾细心地提出 11 处修改意见（个别处系排印错误），多数已采纳在这次的修改稿内。若非胡适先生的因缘，哪得结交这许多良朋好友？稍感遗憾的是，研究胡适的队伍尚嫌薄弱一点，阵势也不够齐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这与胡适学术思想业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很不相称，离改革开放和建设民族新文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愿海内外学界友人共勉，携手再创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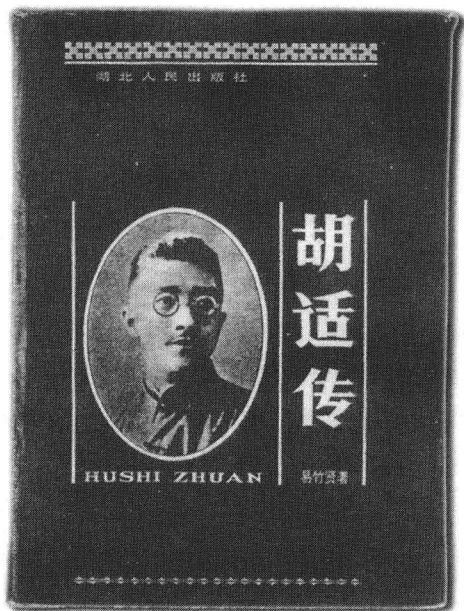
这次再版，修改整理的时间相当紧，赖历年积存的修改意向与资料皆注于自存本上，进展颇为顺利，除校正排印舛错，增添某些材料之外，好几节改动亦颇多，有的节几乎是重写；并抽出原“附记”，改题“传余”，含“丧葬”、“遗著”二节，为第 14 章，全书评断或许更客观公允一些，而基本构架则一仍旧贯。此书一版、再版，多得友朋帮助。湖北辞书出版社社长刘道清先生和湖北人民出版社董玮先生为赶出本书，都付出过紧张而辛苦的劳动；而在紧张写作与修改的日子里，我的夫人张英吾女士，协助查抄资料，整理书稿，议论题旨，间亦指正错漏字句，内务的操劳与照顾更不待言，所以她实在是本书未露面的一位作者。

1994 年 9 月 14 日晚，作者记

初版前记

提起胡适，今天大陆的年轻朋友大都不知其何许人了。即使 40 岁上下的中年人，对胡适的了解，恐怕也大多只限于一个“反动文人”的印象了罢。然而，胡适其实是现代中国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影响颇大的历史人物。就其在文化领域的地位和影响而言，大约只有鲁迅堪与匹敌；他们两人后来分别代表着两种思想文化和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战线上对立着的两面旗帜。

胡适（1891—1962）比鲁迅（1881—1936）小整整 10 岁零 83 天。鲁迅逝世快 60 年了，胡适去世也 30 多年了。而他们两人的思想和著



《胡适传》初版封面（1987 年 4 月）